

鲁迅文集

导读本

〔南腔北调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鲁迅文集

第 13 卷

南腔北调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南腔北调集

题 记	(3)
一九三二年	(7)
“非所计也”	(7)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9)
我们不再受骗了	(13)
《竖琴》前记	(16)
论“第三种人”	(20)
“连环图画”辩护	(25)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30)
《自选集》自序	(34)
祝中俄文字之交	(37)
一九三三年	(42)
听说梦	(42)
论“赴难”和“逃难”	(46)

学生和玉佛	(50)
为了忘却的记念	(52)
谁的矛盾	(62)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65)
《萧伯纳在上海》序	(70)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 定孔夫子有胃病	(73)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78)
关于女人	(82)
真假堂·吉诃德	(85)
《守常全集》题记	(88)
谈金圣叹	(92)
又论“第三种人”	(95)
“蜜蜂”与“蜜”	(100)
经 验	(102)
谚 语	(105)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108)
沙	(111)
给文学社信	(114)
关于翻译	(116)
《一个人的受难》序	(119)
祝《涛声》	(122)
上海的少女	(125)
上海的儿童	(128)
“论语一年”	(131)
小品文的危机	(136)

九一八·····	(140)
偶 成·····	(145)
漫 与·····	(148)
世故三昧·····	(152)
谣言世家·····	(156)
关于妇女解放·····	(159)
火·····	(162)
论翻印木刻·····	(165)
《木刻创作法》序·····	(169)
作文秘诀·····	(172)
捣鬼心传·····	(176)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179)
《总退却》序·····	(181)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184)

南腔北调集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所作的杂文五十一篇，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初版。本版抽出《〈两地书〉序言》(存目)，以免与编入第八卷中的《两地书》的《序言》重复。

题 记

本篇作于1933年12月31日，未另发表，收入1934年3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出版的杂文集《南腔北调集》。

《南腔北调集》收作者1932~1933年间所写(除载于《申报·自由谈》以外的)杂文51篇。关于这本杂文集的命名，鲁迅在《题记》中说明：“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含蓄地表达了他特行独立，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精神。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国民党当局对外采用不抵抗政策；对内一方面加紧“围剿”工农红军，另一方面加紧摧残进步文化。当时，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在军警特务和流氓打手的配合下，查禁进步书刊，捣毁进步文化团体，大肆捕杀进步作家，对鲁迅的攻击和迫害也日甚一日。就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鲁迅以大无畏的精神，灵活多变的艺术形式，曲折迂回地坚

持同一切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和顽固势力作斗争。《南腔北调集》便是他这两年战斗生涯缩影的一部分。

本文说明了编辑《南腔北调集》的用意；同时反击了梁实秋等人对鲁迅每年出版一本杂文集的讥讽，指出两年来“怪事随时袭来”，“重温这些杂感”，可以“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记录“世变之亟”，勾画出那些对这种杂感“摇头”的人们的面目。门肯(1880~1956)，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白璧德(1865~1933)，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提倡“新人文主义”，即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复活欧洲古典文艺。《自由谈》，上海《申报》的一种副刊，鲁迅1933年在该刊发表大量杂文，后结集为《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十字街头》，鲁迅和冯雪峰共同编辑的一种刊物，1931年创刊于上海，是“左联”刊物之一。《文学月报》，“左联”于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一种文学杂志，周扬等编辑。《现代》，施蛰存等人1932年在上海创办的一种文艺刊物。《论语》，林语堂等人1932年在上海创办的一种提倡“幽默小品”的文艺刊物。

*

*

*

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

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即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我也毫不强横。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邻近有几家放鞭爆，原来一过夜，就要“天增岁月人增寿”了。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书》，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编副刊，一位喽罗儿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H. L. Mencken)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每年出一本书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传授似的。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牵连白璧德，是据说小人的造谣；不过门肯却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头一拨，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觉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举其大者，则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

写的《“非所计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涂，不久就整两年。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连我自己做过短评的人，也毫不记得了。一年要出一本书，确也可以使学者们摇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浅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曾经登载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等，当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没有发表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斋记。

一九三二年

“非所计也”

本篇作于1932年1月8日,最初发表于同年1月上海《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白舌。

本文利用当时上海《申报》上刊登的3条“要电”“要闻”,批判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主义,讥讽了它的所谓通过“私人感情”和个人“友谊”进行国事“交涉”“好像也如‘国联’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戳穿了国民党军政当局所谓“积极抵抗”的谎言。并启示人们:国民党政府对侵略者讲“友谊”和“感情”,而对爱国志士是从不讲“友谊”,断然无情的;人民决不可抱任何幻想,再做向政府“请愿”之类的事。陈友仁(1875~1944)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芳泽,当时任日本驻国民党政府公使。“东省交涉”,指国民党政府企图以所谓通过“交涉”方式收复“九·一八”事变以后沦陷于日寇之手的东三省。“国联”、英、法等列强于1920年成立的旨在维护殖民统治、推行侵略政策的国际政府间组织。

*

*

*

新年第一回的《申报》(一月七日)用“要电”告诉我们：“闻陈(外交总长印友仁)与芳泽友谊甚深，外交界观察，芳泽回国任日外长，东省交涉可望以陈之私人感情，得一较好之解决云。”

中国的外交界看惯了在中国什么都是“私人感情”，这样的“观察”，原也无足怪的。但从这一个“观察”中，又可以“观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电”告诉了我们：“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日陆战队到山海关在车站悬日旗……”

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闻”告诉我们“陈友仁对东省问题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张学良固守锦州，积极抵抗，今后仍坚持此旨，决不稍变，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

然则“友谊”和“私人感情”，好像也如“国联”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像中国，专讲这些的，这真只得“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了。

也许爱国志士，又要上京请愿了罢。当然，“爱国热忱”，是“殊堪嘉许”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轨”，第二还是自己想一想，和内政部长卫戍司令诸大人“友谊”怎样，“私人感情”又怎样。倘不“甚深”，据内政界观察，是不但难“得一较好之解决”，而且——请恕我直言——恐怕仍旧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拟一宣言，结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计也！”然而又要觉悟这说的是真话。

一月八日。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本篇作于1932年4月20日,最初发表于同年6月10日上海《文学月报》创刊号。

本文通地对林克多《苏联闻见录》一书中“平平常常”的事实评述,抨击了中外反苏反共势力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污蔑和诽谤,揭露了国民党的“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文章指出:“十来年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去年已在苏联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他们是在吸中国的青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林克多,中国工人,1930年应募去苏联做工,创作《苏联闻见录》,由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11月出版。“新旧三都”,指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行都洛阳和陪都西安。《譬喻经》,即《百喻经》,一部宣扬佛教大乘法的寓言故事集。

*

*

*

大约总归是十年以前罢,我因为生了病,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请诊治,在那待诊室里放着的一本德国《星期报》(*Die Woche*)上,看见了一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漫画,画着法官,教师,连医生和看护妇,也都横眉怒目,捏着手枪。这是我最先看见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讽刺画,但也不过心里想,有这样凶暴么,觉得好笑罢了。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是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但到底也是自己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但后来又看见一幅讽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的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这是针对着做旅行记述说苏联的好处的作者们而发的,犹言参观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欺骗。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大的生产力的,可见那些讽刺画倒是无耻的欺骗。

不过我们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说你意在宣传,就是说你得了卢布。而且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于是渐以

为凡有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

自然,在目前的中国,这一类的东西是常有的,靠了钦定或官许的力量,到处推销无阻。可是读的人们却不多,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这才可以叫作宣传。而中国现行的所谓宣传,则不但后来只有证明这“宣传”确凿就是说谎的事实而已,还有一种坏结果,是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看。即如我自己就受了这影响,报章上说的什么新旧三都的伟观,南北两京的新气,固然只要看见标题就觉得肉麻了,而且连讲外国的游记,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动它。

但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这《苏联见闻录》。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但为了想看看这自说“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见闻,到底看下去了。虽然中间遇到好像讲解统计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觉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对朋友谈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铺直叙,说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却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

的不平常的证据。据这书里面的记述,苏联实在使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来的。该杀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苏联,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将他们之“能坚苦,耐劳,勇敢与牺牲”告诉我们,而怎样苦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那些故事,却讲得很少。这自然是别种著作的任务,不能责成作者全都负担起来,但读者是万不可忽略这一点的,否则,就如印度的《譬喻经》所说,要造高楼,而反对在地上立柱,据说是因为他要造的,是离地的高楼一样。

我不加戒备的将这读完了,即因为上文所说的原因。而我相信这书所说的苏联的好处的,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十来年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去年已在苏联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这一部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